



无人接听的电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龙

教师节将近,拿起手机,拨打那个熟记多年的号码。听筒里传来冰冷的提示: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。心不甘,再拨一遍,依旧如此。后辗转打听,才知号码那头的人,已不在人世了。这人,便是我年少时难以忘记的怀老师。

少年时代的记忆,总立着一个身影。怀老师性子刚硬,说话行事带着棱角,常常叫年少的学生在众人面前窘迫难堪。

校舍是黄土夯成的墙,课桌是学生家长走上十几里山路,从坡上搬来石块垒成的。冬月一到,寒气顺着石面漫上来,手掌贴上去,冰得刺骨。班里的同学都寻一块硬纸壳铺在桌面,隔出一层微薄的暖意。我家无从寻得,便只能直接伏在冰凉的石面上写字,指尖冻得僵硬。

一日上课,怀老师看见了。他没说话,回身拿起讲台上自己那块纸壳,走到我的桌边,轻轻铺在石桌上。

还没来得及生出一丝暖意,周遭便响起一阵哄笑。少年的脸面薄,那笑声落进耳朵,只觉得浑身发烫。我埋下头,指尖在冰冷的石头上来回划动。那一刻心里非常别扭——若是悄悄递给我,何必有这一场热闹的嘲笑?

心里憋着一股闷意,上课便不肯安分,常常与邻座嬉闹,成绩一日日松垮下去。一次考试过后,卷子上的分数很是难看。课堂讲评的时候,他把我叫起身,一道一道翻看试卷。

当晚,怀老师竟来到了家里。他在堂屋的长凳上坐下,不肯喝一口水。闲谈几句,便细细说起我在校的种种散漫:上课走神,作业潦草,和邻座争划界线。父亲立在一旁,神色一点点凝重起来。母亲端着碗筷站在灶台边,进退两难,碗沿在指间轻轻磕了一下。

怀老师走后,堂屋的门一关,一顿责罚骤然落下。我伏在长凳上,一声也哭不顺畅。

那之后,我心里便结下一道疙瘩。我总觉得,怀老师白日里当着全班的面夸我,不过是做给旁人看的;真正要收拾我,偏要等到夜里,偏要走到家里来告

状,偏要让我父亲亲自动手。若真是为我好,何不在课堂上说,何必让我挨这一顿打?

第二天进教室,我不愿看他。他照常讲课,照常板书,粉笔灰落满袖口。下课后,他把我叫到走廊,问昨夜挨打重不重。我低着头,只说:“不重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你父亲心疼你,我也知道。”我听了更气,脸色摆在那里。怀老师像是看出来,却没有再解释,只轻声说了一句:“先把心收回来,赶上来还来得及。”

后来有同学私下议论,说怀老师当面夸我,背后又去我家告状,实在不地道。这话传到班里,有人跟着点头,也有人扭头看我。我听见了,却没有反驳。那一刻,我甚至觉得委屈的是自己。

可怀老师依旧像什么都没听见。第二天评讲作业,他仍把我做对的地方念出来。我上课走神,他也仍会点我名字。有人笑他前后不一,他听见了,只淡淡说:“课堂是课堂,家里是家里。课堂里该留的体面要留,该补的功课也要补。”

那时我听不懂。我只觉得他固执,甚至有些冷酷。

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,他并不是不怕误会。他只是把学生一时的脸面,和一辈子的路分得很清。宁可当时被人怨,也不愿眼看一个孩子松了手,从此走下坡路。

自那以后,我上课再不敢分心,目光牢牢落在黑板之上。成绩慢慢回升,只是石桌上那道指甲划出的刻痕,总在写字时落在眼底。

怀老师是民办教师,上午站在讲台上,下午便扛起锄头下地。村里人都说,他教书和种庄稼一样,都是下笨功夫。他自己倒不在意,常说:“地不欺人,人也别欺地。”

父亲提起怀老师时,语气总有些特别,不像说一位普通老师,倒像

说一位旧相识。父亲与怀老师原是年少同窗,生日也赶在同一天。每年到了那天,父亲总要邀他去仁沙街上的馆子小坐。

那年生日聚餐,父亲后来提过几回。两个人从庄稼收成聊到孩子读书,忆起年少一道下田插秧、打谷的旧事,说得投机,不觉暮色沉沉,月上檐头,最后互相搀扶着走回家。父亲后来说,那晚的烧酒烫了两回,菜凉了又热,热了又凉,两个人谁也不肯先起身。

第二天上课,怀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把一笔钱放到我手上,托我交还父亲,只说昨夜那顿酒钱,往后该他来付。

众目睽睽之下,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回到家中,连着几日赌气,不肯和父亲同桌吃饭。父亲始终不多言语。一

日夜里,隔着房门,他轻轻吐出一句:“他就是那样的人。”声音很轻,像是说给自己听,又像是说给门缝里的我。那时我听不懂其中意味,只把难堪藏在心底。

初中毕业,我没能考上合意的学校。一时意气消沉,不想再读书,一心想着外出谋生。怀老师听说后,接连三天上门劝说。他说我底子还在,复读一年尚有帮助,学费生活费,他可以先行垫付。

父亲回来同我商量,我执意不肯再回学校。没过几日,他又登门。这一回语气更重,说前程事大,不该为脸面耽误一生。那天夜里家中争执不休,父亲情急之下动了手。委屈堵在胸口,所有不快,都暗暗记在了怀老师账上。

那天他临走时,在院门口停了一步,回头看了我一眼,说了句:“地不欺人,人也别欺地。”我那时只当他又在拿庄稼的道理训我,心里更烦,把门摔得山响,门框上的尘土簌簌落了一肩。

在外奔波多年,历经世事起落,旧事偶然浮上心头,滋味已然不同。

当年眼里只有人前的窘迫,看不见那尖锐外壳底下藏着的心意。

石桌上那一道浅浅的刻痕,经长年摩擦,不再锋利刮手,印子却还留在原处。往事放在那里,不必刻意去感念,也不必长久耿耿于怀。世上有些人的善意,从来不是温软圆滑的模样。它带着棱角,直直撞过来,等你疼过了,才觉出那棱角底下,原来是实的,是暖的。

偶尔回乡,路过怀老师当年种过的那块田。田埂还在,只是比记忆里窄了许多。庄稼换了一茬又一茬,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。我站在路边,望着那一片被风吹动的苗子,忽然想起他说过的这句话——

地不欺人,人也别欺地。

我想他了,可那个号码,却再也没人接了。



母爱微光照亮讲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安永

每逢教师节,万千感念便涌上心头。别人的恩师在学校,我的恩师,却是生我养我的母亲。她站过我少年时的讲台,也照亮我初为人师的迷茫岁月。一身师者风骨,兼具慈母温情,伴我走过数十载教书育人的漫漫路途。

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,一直在家乡的乡中心小学任教。到我入学年龄时,正赶上母亲教我们班。开学那天,依稀记得母亲站在讲台上,面带笑容,和蔼地向同学们介绍,她是我们的班主任,很高兴陪我们共

度小学时光。以后的日子里,母亲为了我们能多学知识,懂得知识的重要性,常常对我们班二十多名学生讲:“没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珍贵。书读得多,肚子里积攒的文化就越多,这是谁也偷不走的。”

母亲待班里的学生,无微不至,如同对待自家儿女。那时候,农村家庭孩子多,大多是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一同上学。我们班有个同学,时常背着妹妹来学校,孩子常常尿湿背上的衣服。母亲总会把沾湿的外衣拿出去,放在太阳底下晾晒。课余时分,母亲还会把小妹妹抱在怀里,低声絮絮地说着什么……

记忆里,那年的冬天总是来得格外早,寒气逼人。母亲利用课余时间,发动全班同学到野外捡拾柴禾。捡回柴禾生起篝火,熊熊的火苗,温暖了我们一双双冻得发抖的小手。

母亲循循善诱的教诲与为人师表的风骨,如一粒种子,早早地埋进我幼小的心田,慢慢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毕业那年,怀着对教师职业的向往,我毫不犹豫地志愿表上填报了师范学校,圆了我做一名教师的夙愿。

毕业那天,我拿着分配文件去学校报到。校长上下打量着我,从他的神态中我读出一丝疑虑:这样的我,真能当好一名教师吗?的确,那时的我身材矮小,弱不禁风。只见校长阅读完分配文件后,淡淡地说道:“就去你老家

那所村小学任教吧。”

走上讲台的第一天,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特意请了一天假,陪我奔赴村小。我深知,母亲放心不下初出茅庐的我,担心我成为一名庸师。一路上,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既然选择了当教师,就必须具有无私奉献、爱岗敬业、爱生如子、爱校如家的思想。”我清晰记得自己人生的第一节课,教室里除了班上三十多名学生,后排还端坐着手捧课本的母亲。说句心里话,我都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走进教室的。只记得走上讲台,向学生问好之后,便不敢再往下看。短暂沉默,我用余光扫过台下,几十张灿烂的笑脸,几十双好奇的眼睛望着我。双腿止不住发抖,心跳急剧加速,浑浑噩噩之间,一堂课便结束了。

回到办公室,母亲轻轻抚着我的头,并未过多点评这堂课,只是语重心长地叮嘱我:“要当好一个老师,首先要热爱教师这份工作。如果你想要教好学生,就要关心学生,爱护学生,还要了解学生,做学生的知心朋友。”

临别之际,母亲叮嘱我:“你刚走上讲台,还没有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,在把握学生心理、拿捏教学难易、融洽师生关系、做好家校沟通这些方面,要多向身边的老师请教。上课是一门学问,也是一门艺术,想要达到更高的境界,平时要多听其他老师的课,虚心向他们学习,去粗取精绝非空话。”说完教书的道理,她又紧紧拉住我的手,语气也变得凝重起来:“永娃,你要懂得教师肩负的责任是沉甸甸的。假若你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误了一个学生,毁掉的是学生的前程,继而拖累一个家庭,甚至还会殃及社会呀。”

我把各级政府授予的荣誉证书、学校颁发的优秀教师奖状,还有自己发表在国家级、省级教育刊物上的论文,一齐捧到母亲面前。母亲眼噙热泪,紧紧拥抱着我:“永娃,这些点滴成绩仅仅是你从教生涯的开端,教书育人是一项细致的工作,你还需继续努力,争当受人尊敬的好老师。”

我把各级政府授予的荣誉证书、学校颁发的优秀教师奖状,还有自己发表在国家级、省级教育刊物上的论文,一齐捧到母亲面前。母亲眼噙热泪,紧紧拥抱着我:“永娃,这些点滴成绩仅仅是你从教生涯的开端,教书育人是一项细致的工作,你还需继续努力,争当受人尊敬的好老师。”

那些朝夕相伴的日子,母亲手把手教我上好一堂堂课,教我以真心与温情对待学生,勉励我做一名令学生信服满意的老师。母亲言传身教的力量,深深震撼着我,也推着我在教育路上步步向前。

我心里清楚,我从教路上所有的收获与荣光,全都离不开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与托举。母亲,您既是养育我的至亲,亦是我人生路上不可替代的恩师,照亮了我的整个教书岁月。

我心里清楚,我从教路上所有的收获与荣光,全都离不开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与托举。母亲,您既是养育我的至亲,亦是我人生路上不可替代的恩师,照亮了我的整个教书岁月。

